



香港回歸 (中篇)

報導 蔡玉卿

忽略多元產業發展

港貧富懸殊加劇



港珠澳大橋香港段2012年中動工，連接港珠澳大橋主橋及香港口岸，全長共12公里，包括9.4公里長的高架橋段、1公里長的景觀山隧道段，以及1.6公里長沿機場東岸以填海造地建成的地面道路，是全球既有橋梁又有海底隧道的龐大工程之一。據報，這座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可望于年底全面通車。(路透社照片)

回歸20年來，香港從灣仔至中環增加了不少新建築，殖民時期的痕迹被逐漸抹去。但經濟上却有一張亮麗成績單。據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本月初公布，1997到2016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由1.37兆港元增長至2.49兆港元，年均增長3.2%，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位居前列。香港繼續保持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連續23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而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近兩年公布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均排世界第一。

這張A+成績單，放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下，可以說香江的從內地獲利匪淺。預定期通車的港珠澳大橋，也是在北的支持下動工。這條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未來將珠三地的3顆明珠連接在一起，經濟潛力巨大，料帶動區域旅遊業，對溝通三地的人文交流意義非凡，當年與CEPA及開放自由行政，被視為是北送給香港回歸的3個“大禮”之一。

然而經濟層面千絲萬縷的結合，不足以保證中港關係水乳交融。多名受訪者向星洲日報分析，經濟開放的同時，港政府過於依賴單一產業，忽視多元產業發展，又缺乏相輔相成的其他政策，直接影響了香港社會結構，造成回歸後中港矛盾和貧富懸殊日益嚴重。

北京被指以金融控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及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客座教授林夏如說：“這20年來最大的改變是，我覺得97年前我和每個人都覺得明天会更好，阿B炒樓我也炒樓，他炒大的樓，我炒小的樓，年輕人跟明星都是同等的；但現在跟沒錢的人兩個社會，這跟美國很相近。”

林夏如說：“殖民時代，香港最大



來自台灣的林夏如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學及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客座教授，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後，曾在華爾街摩根士丹利工作，1992年起在香港工作，是高盛集團全球最年輕的女合夥人，首創高盛在亞洲的創業風險投資，長期關注國際政治經濟及兩岸關係，並持有香港大學國際公共事務碩士學位及政治與公共行政學博士學位。

及最重要的公司都是英國上市公司，而今香港的改變可從香港上市而中港有半數是內地控股企業這一事實反映出來；不但如此，香港大部分大企業都在內地有資產。所以從香港人的角度看，北京首先是從金融控制香港。”

她表示，回歸後，首屆特首董建華因為2003年發生沙斯疫情，經濟不好，與北京商談簽下《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開放觀光客和其他經濟政策，而一面倒向北京，有事就找老板。

她認為，特區政府原應同時研究其他對策來面對香港成長緩慢的“高收入陷阱”，並思考與內地緊密相連伴隨而來的困難是否也有必要全盤接受，畢竟內地經濟已出現的問題也會影響香港。



房地產撑起香港金融榮景，但居高不下的房價也造成貧富差距擴大。近年發展商盛行興建俗稱“納米樓”的超迷你住宅，瞄準年輕中產階級買家。“納米樓”大量湧現是市場需求所推動，同時也反映了香港房地產市場扭曲的不健康現象。(美聯社照片)

高屋價壓垮年輕人

台灣出生的林夏如將於9月由台灣商業周刊出版的新書《台灣的中國困境》中分析，台灣不應只面向中國，而应当在產業鏈中創造自身價值，那麼對於香港的保护和困難呢？她指出，香港拥有健全法治、采普通法的独立司法、财产权受保护和低管制、低税率等优势，而北京也一直让她保有这些优势。“不过什么税都没有也是大问题，政府最大收入来源是卖土地。但我预计以后无税制度会改变，因为港政府只征所得税，然而有钱人所得很低，依赖分红，所以现有税收政策会造成贫富更悬殊。”

但她表示，上述优势也逐渐被侵蚀，因为目前内地也有好几个像香港的自由贸易区，只是基本条件尚未赶上香港，故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仍能持续下去，只是如何产业多元化，让港人安居却很难。目前香港贫富差距程度处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首。因此她说，加上这20年来人口老化加速，福利的重担会让年轻人无法喘气，贫富悬殊、福利制度和税收问题更严重。

居港25年的她表示，10年前起在港教书后，真正了解港人生活，并发现香港学子很辛苦。10年前很多学生以为能在30岁前结婚生子置屋，但现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都要500万到1000万港币，因此租一两甚至硕士班学生也不敢那么想，而有那个学生当了律师有好工作也只能租房，不敢马上生小孩，这也是为何香港生育率下降的原故，故房屋问题对整个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影响。

謝曉陽：自由行帶來矛盾 “港府沒做好人口政策”

2003年香港開放內地遊客自由行，當年約847萬人次內地客赴港，之後一路成長，2014年達最高峰，有4725萬人次赴港旅遊，近2年雖有減少，但每年都還有超過4000萬人次。

自由行推行初期，確實成功挽救了香港在沙斯過後的疲弱經濟。大量內地客湧港消費，各相關行業皆受益，港人曾一度張開雙手歡迎。但急速增加的遊客人數，對香港的旅遊設施、酒店、公共交通網絡等構成壓力，加上隨後引發的搶購奶粉和日用品、衍生水貨客阻路、不守秩序等問題，實際影響到港人日常生活，令港人在心理上開始抗拒內地客。

來自澳門、目前已長住香港逾10年的《亞洲周刊》專欄作者謝曉陽指出：“從2003年至今，不少生意人在北京政策改變下，確實從中得到了好處，這是事實。但畢竟以香港700萬人口來看，能去大陸賺錢的仍屬少數，所以北京另一政策是開放自由行，原想藉此促進香港零售業發展，希望從經濟上支援香港，協助她發展，但構思得不够縝密。”

她稱：“香港政府從英殖民時代起就沒香港10年和20年後的人口結構做好預想，進而去安排產業結構、學位、文化事業、遊客和

移民等跟人口有關的統和和分，所以2003年開放自由後，內地人知道在香港生小孩可領到香港身分證，大量入境生子，然而人口政策不到位，沒有預計到這批人的出現，首先引起醫院分娩床位不夠，生了之後又學位不夠。”

她說：“沒有良好的人口政策下去開放境外的人入境香港居住和學習，當然會引起問題，這些問題是內地人的問題嗎？當然不是。這是香港特區政府本身沒有做好人口政策，或者做了人口政策卻沒有跟內地做好溝通，所以中港矛盾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港人恐被移民人數壓倒

林夏如也指出政策沒有與時並進，造成今日移民社會的香港却反移民。中英在97前簽定移民制度，每天讓150人入境移居，但如今內地移民人數過多，舊規定卻未依現狀調整，這些移民又未融入香港社會。

“以前的移民都要接受香港的價值跟文化，現在是新移民來改變價值跟文化，我覺得這在某程度上，是港人不太能接受的。港人也擔心移民從數量上壓倒他們。這就是對內地化的擔憂，包括資金和移民。”



香港的面貌過去20年來經歷變遷，從灣仔至中環增加了不少新建築，殖民時期的痕迹逐漸被抹去。圖為2007年皇后碼頭及10年後碼頭被拆後的新貌。(法新社照片)

(注：採訪林夏如教授的部分与台湾网媒《报道者》合作。欲阅读林教授文章，可登入网站：www.shirleylin.net)

港府不注重育才文化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最近表示香港政治无人才，只好用旧人，林夏如认为，回归以后的香港政府不注重培育人才，“这与英殖民时期培育人才的思路大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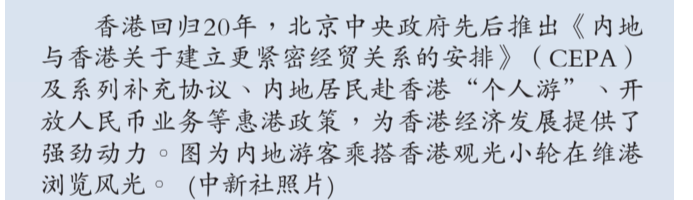
她指出，英殖民时期的官僚制度由英国人制订政策、港人做公共行政，并经过多年训练，公共行政人才充裕。“回归后政策制订与执行者皆是中国人，但香港没有发展出一套公共政策的生态环境，包括公共政策和领导力的学院，中立的智库及机构去研究政策发展。尤其是董建华时期又出现政治委任，许多没有公共服务经验及专业的人进入政府高层，殖民时代留下来的人才培育体系已不受重视，北京又不重视发展人才。”

她指出，港政府公共政策的研讨有限，也未去接触社会里各行各业的专才，只靠少数菁英。“政府不谘询外界，仅与大企业和地产商合作，当有重要政策时就去找几家大公司老板谈一谈，他们就ok了。其实香港人非常爱香港，香港社会有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做出贡献，只是奉献无门，也没有长期经费。”

前特首董建华近日接受《明报》访问也直指，香港需要高素质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及培育政治人才，但目前问责官员的薪酬无吸引力，难吸引优秀人才。



香港回歸20年來，不少近百年歷史的街道依旧風采依然。圖為近年被旅遊局推介成香港旅遊景點之一的春秧街，吸引不少內地及世界各地遊客觀光。春秧街有“小福建”、“小上海”之稱，其一個特色是電車從中穿過，在人潮中響着“叮叮叮”緩緩前進。(中新社照片)



香港回歸20年，北京中央政府先後推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及系列補充協議、內地居民赴香港“個人游”、開放人民幣業務等惠港政策，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圖為內地遊客搭乘香港觀光小輪在維港瀏覽風光。(中新社照片)

自由行改變港社會面貌

香港多家报章专栏作家曾志豪认为，香港社会面貌被自由行主导的经济彻底的改变，所造成的深层影响是内地人对港人存“优越感”。

他说：“经济政策是互惠互利的，自由行促进港经济，内地人也因此购买到惠惠的日常用品，是双赢的，但由于北京常以‘送大礼’来形容优惠香港的经济政策，这种‘恩赐’思维影响了部分内地游客，他们常有‘没有内地经济支援，香港早已穷途末路’的心态，造成更尖锐的中港矛盾。”

拆古蹟 失去老港味

近年来，香港政府以市场为考量拆掉许多古迹，反倒令香港严重充斥商业气息。

林夏如说：“那些有故事的古迹、湾仔的老房子、屋邨特色小店，说拆就拆，说是市场导向，用不断盖新商场来导致古迹消失。拆塔拆码头都在示威中一一拆除，现在已找不到老香港，以前的馄饨面和书店都不在了。由于被列为古迹后不能盖有损商业利益，最后被指剥夺业主的拆拆自由，就不列成古迹，统统拆掉！”

她认为，香港已沦为整个价值链中单纯的金融中心，而其他东西皆被剥夺了。她称，香港以前是国际金融中心，今天则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并收紧移民政策，外国专才越来越少。

以她的观察，以前港人非常理性，能把政治认同与经济决定分开，但现在情况反了。“现在年轻人说，我就是不去大陆工作，就不说普通话，就是要港独。”她认为，这是因为香港没有民主的机制，所以年轻人没有地方表达意见，故以极端的方式让北京知道其存在。

她认为，港人目前担心的并不是2047年，而是他们觉得现在香港的价值不断被侵蚀，一国两制的范围在缩小，而年轻人根本不讨论2047，因为他们认为一国两制早已被破坏。